

有人为了逃避躲进大山,也有人厚道地等了朋友17年 他们用千里追执换来老百姓手上的真金白银

讲述人 冯烨
记录整理 本报首席记者 许梅
本报通讯员 何云芳

执行,被称为是实现公平正义的“最后一公里”。很多时候,由于种种原因,在穷尽各种财产调查措施仍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,或者发现的财产不能处置的情况下,法院只能暂时终结案件执行。但这并不意味着案件执行程序的结束,一旦有线索,执行案件仍可以再度启动,恢复执行。可想而知,这些重新启动恢复执行的案件,都是“难啃的硬骨头”,而法院执行局执行恢复团队,就是专门“啃硬骨头”的人。

恢复执行的1062件案件中,有1042件执行完毕,总标的额约6.14亿元——这是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恢复团队近三年的“战绩”。怎样啃下“最难啃的硬骨头”,怎样让判决书上的白纸黑字兑现成申请人拿在手上实实在在的“真金白银”?南湖法院执行局执行恢复团队的冯烨,给我们讲了这些年来他们的追执故事。

“你真的安心吗?”

我2005年考入南湖法院,2010年进入执行恢复团队。十多年来,我们见过形形色色的被执行人,追执的脚步遍布天南海北,虽然几乎每天都在“碰壁”、吃闭门羹,但找到那些被执行人,是我们心中的“执念”。

嘉兴的丁奶奶身体硬朗,60多岁还经常骑自行车出门。晚辈们常说,奶奶身体这么好,是子孙的福气。然而,2016年的一天,不幸降临,丁奶奶在骑自行车过人行道时,被开车准备去相亲的小张撞倒。交警认定,小张一方负事故主要责任。丁奶奶重伤残疾,完全依赖护理,双方后因赔偿问题上了法庭。

2017年,南湖法院一审判决保险公司共计赔付61万元,小张赔偿37万元。但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,小张玩起了“失踪”,其名下也始终查不出可供执行的财产。

因为小张的赔偿未能到位,丁奶奶的医疗救治捉襟见肘,老人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。这随后的几年,我们对小张财产信息不定时滚动查询,后来又将他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,但小张就像消失了一样,案件陷入僵局。

今年一月,丁奶奶的女儿来到南湖法院请求恢复执行,当时是我接待的她。说起母亲七八年来卧床的痛苦,她几度落泪。

她走后,我调来了丁奶奶案件的全部卷宗,在当年的笔录里寻找线索;同时,对之前多年的执行查找情况全面复盘。我推测,小张很可能躲在江西老家。要帮丁奶奶拿回赔偿金,就必须先找到小张。这一趟,非去不可。

江西上饶虽与浙江接壤,但我们一行4人还是开了500多公里,才找到小张户籍地鄱阳县某村。

我们联合当地公安查找小张下落。果然,在小张父母家发现了他的行迹。但奇怪的是,当我们按图索骥找过去,却扑了个空。但从村民中打听得知,小张家这幢小洋楼是新建的,小张父母还为两个儿子在县城某中高档小区分别购置了住房。只不过,三处房子都在小张父亲名下,我们也因此一直查不到小张的财产信息。

有钱盖小洋楼买商品房,却无力赔偿?几经波

折,我们找到了小张的弟弟,并通过他联系上了正和父亲在鄱阳湖水上作业的小张。

“你看到的财产,都是我父母的,我真的没有钱还。”

“8年了,你成家立业,生活无忧,但你有没有想过被你撞伤的丁奶奶?她长年躺在床上,生活不能自理,身上插着管子,你真的安心吗?”

小张名下确实没有财产,但小张父母经济条件较好却放任儿子逃避执行,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。

“不要心存侥幸,拒不履行生效判决,涉嫌拒执罪,是要被判刑的。早日偿还赔款,才能挺直腰杆,有尊严地生活。”我们第一时间向小张发出《涉嫌拒执犯罪告知书》《财产申报令》等,让小张对拒不履行还款义务的行为有正确的认识。

同时,我们趁热打铁,组织双方面对面沟通,另一方面也向当地法院、公安等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,为下一步可能采取的拒执打击做准备。

我们的千里追执以及一系列措施,让小张一家感受到了法律的严肃威慑。第二天晚上,小张父亲主动找到我,表示愿意和对方协商,替儿子还清这笔赔款。

最终,双方达成和解方案,小张分期偿还26万赔偿款,并承诺会按和解方案按时付款。4月29日,第一期20万元款项准时打入南湖法院执行款专户。我们第一时间把钱划给了丁奶奶,希望能帮她减轻一分伤痛。

在山路里转了5天

执行案件中,还有很多像丁奶奶这样,让人记挂、心疼的申请人,对他们来说,尽快追回执行款项是最好的慰藉。同样,也有很多像小张这样东躲西藏的被执行人,要找到他们,不仅要斗智斗勇,更考验决心和坚持。

大约7年前,施某因未归还许某15万元借款被诉至南湖法院。判决生效后,施某仍不履行,案件进入执行程序。经查,施某名下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,本人也杳无踪迹,案件依法终结本次执行程序。

2023年的一天,打听到施某在贵州做生意,许某火急火燎找到我们。“他还在做生意,怎么可能没有钱!”因为多年未能讨回欠款,许某又气又急。

许某的心情我们能够理解。但摆在眼前的问题是,在许某无法提供其他有效信息的情况下,到哪里去找施某?

我们通过详细排摸,发现施某曾在贵州省惠水县濛江街道某小区出现过。看着急得团团转的许某,团队决定,去贵州找人。

12月11日,经过数小时的奔波,团队一行人终于在晚上9点到达惠水县,为不打草惊蛇,当晚没有安排行动。第二天天才蒙蒙亮,我们来到此前排摸的小区,但又一次扑了空:门卫大伯说,施某确实在此生活过一段时间,但不久前已经搬离。

那他又去了哪儿?失望一闪而过。我们重新梳理施某的活动轨迹,发现除了惠水县,施某还在织金县、六盘水市、盘州市出现过。经过进一步分析,我们认为施某很可能在盘州市。调整好心态,我们调转方向连夜赶往盘州。

12月13日清晨,当我们赶到盘州市某小区,敲开门,这一次,我们的判断没有错——睡梦中被我



冯烨在执行途中与承办法官、人大代表一起讨论案情

们叫醒的施某躲无可躲。“盘州离嘉兴2000公里,时间又过了这么久,没想到还是被你们找到了!”被带上警车时,施某一脸不可置信。

这一次贵州之行,我们在山路上弯弯绕绕找了5天,一刻也没有停,连睡着都感觉自己在打转。但成就感满满,从最初出发时的漫无目的,到几番波折后的继续坚持,再到最后成功锁定目标。当天下午5点,双方经协商,施某偿还许某本息共计18.5万元,案件就地了结。

他拿着发黄的借条一路跑来

在执行局工作这么多年,我见过形形色色的被执行人。他们有的恶意逃避,千方百计隐匿财产,对于他们,我们必然是雷霆出击,铁腕执行;但也有人本分老实,对于他们,怎样促进案件执行,不仅需要执行的“硬度”,更需要执行的温度。

老房和徐某夫妻本是朋友。2007年,徐某向老房借了10万元用于生意周转。后来,徐某经营不善店铺倒闭,老房上门讨钱却只收回7000元。案件到法院判决后,徐某还是拿不出钱来,老房申请强制执行,但徐某夫妻名下始终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。后来,老房打听得知徐某夫妻离了婚,他的母亲又得了癌症。想到徐某处境艰难,厚道的老房把讨要借款的事搁置了下来。

2021年,老房来到法院申请恢复执行,此时已过去了整整14年。接待老房时,我能感受到他的无助和无奈。“或许事情能有转机。”我一边安慰老房,一边通过执行网络系统点对点查询。果然,徐某银行卡内有2.5万余元。这笔钱,我们立即划转到老房指定的银行账户内。但除此之外,再无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。我们还尝试联系徐某,却始终联系不上。

我有一个习惯,所有经手的案件,剩余执行金额、涉案关键人员信息等,我都会记在执行日志上。老房这剩余的6万余元执行款,我也写进了日志。

这以后,我们去徐某老家辽宁省营口市,以及临近的鞍山市等地寻找徐某,均无功而返。执行日志翻了一遍又一遍,功夫不负有心人,今年年初,我们终于联系上了徐某。

“法官,老房是个厚道人,对他我一直心怀歉意,肯定会还款,只是……”徐某在电话里说,自己只能一次性拿出5万元。

虽然不能还完,但这也算是一个好消息。我们高兴地赶紧联系老房,但电话一打才发现,老房换手机号了。

大年初五,我们驱车4小时来到老房的老家——江苏省兴化市。在当地派出所帮助下,我们联系上了老房的女儿,并约定在当地法院会面。

很快,老房拿着发黄的借条、判决书复印件,一路小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。50多岁的他,高兴得像个孩子。“17年了!我没指望能再拿到钱,更没想到,你们会春节里大老远地送钱上门。”“我们也是‘春节不打烊’,早一天送到,你就能早一天舒心。”

老房见到我们高兴的样子,到现在我都没忘。类似这样的一幕,其实也是这么多年来鼓舞我们日夜兼程,一直奔跑在执行路上的动力。对于我们而言,切实解决执行难,就在于扎实、用心用情办好每一个案件。



冯烨在某工地找到被执行人,与法官一起劝导督促被执行人及时履行法律义务